

中国禁毁小说百部

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女仙外史

(清)吕 熊 著

中 册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第三十一回

骊山老姥徵十八仙诗 刹魔公主讲三千鬼话

登州府蓬莱阁，规模宏丽，为天下第一名胜。正中一阁，直碍云霄，曰蓬莱。左与右复有二阁，体势稍亚，上通复道，参差联络，屹立沆瀣之中，宛如三岛。洋洋渤海，阴晴变幻，诚然大观，乃尘界之五城楼也。大罗诸仙子要与月君称贺，鲍师克定日期，在蓬莱相候。所以预为安设齐整，到先请受贺的主人来登临鉴赏。

当下月君见正阁左、右两壁厢都安着水晶玻璃镜，光明冷彻，与武后镜殿无异。前列着殊花奇草，又与陈后主移春槛仿佛；后面设有十二叠步障，空蒙霄雾，似有若无。月君道：“六朝宋主设一屏风于殿上，表里洞然。呼百官示之，皆对曰无，但以手摸之，略有微碍，较之此屏，恐亦不相上下。”曼师道：“此乃鲛人口吐之丝，龙女所织，掬之不盈一握，真乃希世之宝。”月君道：“妙是妙极了，尚少一部希奇的音乐来配他。”曼师道：“有，有！若要音乐，还有个屏风。”鲍师道：“老比丘尼来献宝了！我知道刹魔主有架天乐



屏风，原是唐朝杨国忠的。”月君接着问道：“可就是水晶屏风上雕刻的三十六个美女，灯前月下，一个个会走下来歌舞奏乐的么？”鲍师道：“是也。杨国忠这蠢东西，疑是妖怪，锁闭在空楼上，不敢用他。迨后为安禄山所取，美人一个也不肯下来，要把火烧灭他，忽然不见，却是刹魔主摄去。这只当做劫夺来的，没要紧替令甥女装体面哩！”曼师拍着手大笑道：“鲍老的学问，原只如此！那座天乐屏风，本是舍甥女宫内的。只因太真出世，特赐与他，助倾国之用。不期明皇竟痴想着屏上的美人，太真恐怕夺宠，所以赐与国忠。那国忠、禄山，岂能享受这天乐？舍甥女仍取回去，是物归故主。你这假斯文，休得谈今说古，惹人笑话！”鲍师也笑道：“我说来试试你，不知几时打听在心里了。”月君道：“此屏我未之见，借将来到也新鲜。”曼师冷笑道：“新鲜不新鲜，司空见惯，值不得半文钱！难道刹魔主来，也教他只看自己的屏风不成？”鲍师道：“你们的眼睛，是易耍的。可晓得梨园子弟把唐玄宗与庄宗国家多倾覆了？而今绝色者出在苏州，每班内挑选几句，摄其魂魄来做戏，如叶法善摄李北海魂魄写碑文一般，比日常倒好。只此就可耍得他眉花眼笑！”月君道：“好，人间幻事，无逾于此。独是缺少美酝佳肴。”鲍师道：“也有个法儿，只勉强些。把那上好的素菜，其性滋润者，蒸熟捣烂，干燥者，炙炒磨粉，加以酥油、酒酿、白蜜、苏合、沉香之类，搜和调匀，做成熊掌、驼峰、象鼻、猩唇，各顶珍馐样式。再雕双合印板几副，印出小鹿、小牛、小羊与香獐、竹鼬及鸡鹅、鲋鲈、虾蟹、瓊珧、雉雀、戴毛莺的形象，每盘一品，悉系囫圇的。又将榛松、榄仁、蜜望、荔枝、核桃、波罗蜜、苹婆果、落花参等物，



亦照此法，制为鸟兽之状，再于彻后用之，省得滋味雷同。其果品都用新鲜的，如闽、粤、洞庭诸处及燕地豆大之茄、蚕大之瓜，晋中枣大之朱柿，西江米大之菱角，东吴指大之燕笋，玉井船大之雪藕，度索山盘大之碧桃，皆顷刻可以咒成。酒必须刹魔主的扶桑花酿，只此难些。”曼尼道：“又来激我！我却取不动他的。”月君道：“是便是。假的一半，借的又一半，这像个什么样？”曼师道：“这是绝好的样！你看五伯假仁借义，列国诸侯谁不怕他？韩信假立为齐王，竟做了真的。刘先主借取荆州，竟成了帝业，如今世界，还有父是假的，儿子是假的，连娇妻美妾也可以借用得的哩！”月君、鲍师几乎笑倒。于是曼师便去借了天乐屏风并扶桑花酿，及各种珍羞果品，皆整顿停当。

三月十一日彩霞时候，月君与曼、鲍二师，凭栏凝望。早见海天外，虚霭氤氲，非烟缥缈，鸾鸣鹤唳，群真冉冉飞来。共是那几位：

素女九华宫主玄女之妹。

骊山

老姥地仙之祖。

樊夫人仙卿刘纲之妻。

云英

樊夫人之妹，裴航之妻。

董双成西池仙女。

魏元

君名华存。仙卿刘幼彦之夫人。

杜兰香曾降于张硕家。

萼绿

华曾降于羊权家。二仙子皆瑶池侍书。

麻姑蕊珠宫仙子，曾降蔡经家。

瑶姬

帝女也，俗云巫峰神女。



秋蟾广寒侍女。	龙女
南海大士女弟子。	
弄玉箫史之妻，居琼楼。	黄姑
天孙侍儿。	
吴彩鸾文箫之妇，同居瑶岛。	天台
女刘晨所遇，居桃花洞。	
金精女张氏女，名丽英，金精星也。	长沙
王吴芮欲聘之，乘紫云而去。	

月君等迎接众仙子入前阁。云英周回一看，笑道：“都是水府的好东西！”又从复道进至中层正阁，一一分宾主稽首行礼毕。内中唯骊山姥、天台女系是初会，各致倾慕之诚。其余仙子，是在上界常到广寒宫的，皆算故交，彼此各叙一番契阔。曼师道：“且请坐了再叙，何如？”于是群真互逊，骊山姥坐了东首第一位，次元君；西首第一位素女，次瑶姬；余皆以升仙先后为次序。月君坐主席，曼师南向，鲍师北向坐定。

众仙子各命侍女献上礼物，为月君称贺。骊山姥献的是个针儿。曼师道：“这是仙姥补道衣的了。”老姥云：“就是神杵磨成的，曼师休轻看了！”便念出四句偈云：

飞腾万里，无影无形。贯人心孔，顷刻亡魂。
三军六师，此针可平。

月君稽首而受。次素女，献的风囊。囊内藏着禁炮符，题有赤文龙篆，云：“后二十年临难启看。”乃是玄女娘娘赐的。



月君东向跪捧拜受。又龙女献的柳枝一小枝，是大士净瓶中摘下的。龙女传大士法旨云：“后五年岁大荒旱，以柳枝蘸水，望空洒去，即降甘霖，可救数百万生灵也。”月君向南口称大士圣号，九叩而受。又董双成献的系蟠桃核雕成小舟，篙师、舵工，皆灵动如生。并传西王法旨云：

舟如半垓，容人三千。放之溟海，直上青天。

月君向西拜受讫。外樊夫人献的是八宝如意。华存献的是紫电裙。云英献的是玄霜。曼师道：“成了个江湖上的医生，将丹丸做人情了！”看萼绿华献的玉条脱一对，曼尼笑道：“闻得送与羊权了，怎的又带着？”绿华道：“可知是取回来的？”杜兰香献金凤钗一枝，说是凤化成的，簪则为钗，簪则为凤。曼尼接口道：“足见至宝。擘开来送与张硕，如今又合为一了。”兰香应道：“要分半枝来送曼师，只可惜尊头用不的。”再看弄玉献的是凤箫一枝。曼尼道：“箫都送却，从此箫郎是路人矣！”时麻姑正献神鞭，弄玉笑道：“这句话该把神鞭照着光头儿打一下！”曼尼道：“我闻得蔡经当日曾受过二十鞭，难道我就一鞭也禁不起？”众仙子皆笑。又看了金精所献金母，云系金炁结成，不论铜、铁、铅、锡，一点皆化黄金。曼尼曰：“你这个算不得礼物，却是贿赂公行了。”月君谢道：“我也是个贪官，到喜的干折。”众仙又大笑。只见巫山神女舒开玉掌，献出一片东西，名曰：“云幄”，垂之如幕，张之如幄，乘之则是五朵彩云，卷之则无异丝缕。月君即命挂于阁前。又秋蟾献素鸾鸟一对，大如蝴蝶，善能掌上舞，并述许飞琼意云：“所献的就是月君娘



娘之家禽，无非要娘娘思怀故宫之意。”月君各谢受毕。外彩鸾仙子献手书《道德经》一卷，说：“在锺陵时，临过五千卷，悉售于人间，唯此卷最为得意，收藏千有余载。这是算不得礼的，谨请法眼指教一二。”月君赞赏曰：“骨劲神逸，卫夫人所不若也！”又天台女献五色灵芝一朵，曰：“此芝已产千年，近来光采奇异，想是应该显耀时候，所以采献太阴主。只恐曼师要笑话哩！”月君忙稽首道：“五老四皓，亦未见此神芝，余何幸而得焉？”曼尼却瞅着黄姑说道：“休赞！休赞！我是个穷和尚，即没有彩鸾子写的半张纸，又没有天台女采的一茎草，只索学天孙娘娘，差个侍女来口贺口贺罢了！”黄姑道：“曼师也忒性急。”随将手望空一招，天上飞下个淡黄色的雀来，背上负着件东西。月君等看时，是个素锦袱。黄姑打开，取出一领朝衣，乃是天孙织的，名曰开辟一炁天衣。有词为证：

此丝不是冰蚕丝，不是鲛人丝，乃是一炁之缕，似丝非丝，此色不是丹青色，不是点染色，乃是五彩之精，非色似色。闪动处日月争辉，飘举时烟霞失态。戏称只好重三铢，手握只堪盈半掬。来朝上帝，星官仙吏尽躬身；着向人间，凶煞魔神皆丧魄。六六三万六千道光华，正看侧看，虽然天眼不分明；八八六千四百样花纹，有相无相，即有如来难说法。

黄姑、曼尼就与月君穿上，群仙莫不称羨。月君道：“唐姮承天孙娘娘恩逾海岳，历劫难报，又蒙赐此开辟天衣，如何



消受？妾闻天孙娘娘宫殿在天之中央。”乃望空叩谢。黄姑述天孙娘娘法旨云：“月君日后服此天衣，升阙朝帝，当再相会。今数期尚远，千万珍重。”月君不觉双泪交流，俯伏不起。

这却为何？只因触动了当日受天狼星一番挫折，沦谪尘埃，怨仇未报。虽然洞悉前生，却也不知未来定数，今闻数期尚远一语，也不知将来得升天阙与否，所以感伤起来。正见月君道心日笃之处。云英在旁微笑道：“我们做仙人享的是清凉淡泊滋味，若论起繁华威福，还是下界。只今谁可学得月君？何必悲伤呢？”曼尼道：“若照云英妹子这样羡慕，你就来代了月君，却不是好？”云英笑道：“只怕不准。”曼师道：“准代！准代！但只是不要同裴郎一齐来代！”众仙子大笑，月君亦为破涕。鲍师道：“如今且把礼物收拾过了，大家饮杯酒，看回戏罢。”

月君脱下天衣，付与素英，一齐收入后层阁内，拱请众仙子入席，又命素英、寒簧相陪仙媵宴于右阁。月君令女弟子，每席一名，捧壶斟酒。素女呷了一杯问道：“此酒何来？比上界的琼浆玉液，又是一样滋味。难道人间有此酒么？”曼师道：“是老尼所造。”云英道：“只这酒就强似天上。”众仙子道：“这却不错。”少顷，捧上肴饌。众仙子见是囫囵的小鹿、小羊，大以为怪。杜兰香道：“莫非月姊用荤么？”曼师道：“你们这班仙子，只好充数。却不是唐僧见了人参果，说是小孩儿的。且请吃了批评不迟。”骊山姥注目一看，把箸儿在熊掌中间一分，大笑道：“月君要戏法儿哩！”

月君道：“还有个真戏法，再耍耍。”遂命女弟子移下蛟丝步障，摆开天乐屏风。时正黄昏，阁中四十九颗明珠，周



围悬挂，照耀与白日天异。只见屏上走下十二个美人来，皆是汉宫妆束，歌的歌，弹的弹，吹的吹。其声靡靡，其韵扬扬。正不知为何曲。歌毕，一齐上屏。却又走下十二个来，举袂扬裙，分行齐舞，或如垂手，或若招腰，或有类乎霓裳。左右上下，或正或侧，或疾或徐，其态摇摇，其势翻翻，亦莫辨其为何舞。舞毕，也上屏去了。却又走下十二个来奏乐，乐器是笙、箫、箏、笛、琴、瑟、琵琶、云锣，响板，其始悠扬，其阕萧飒，不似钧天，不是雪璈，亦非天魔之乐。众仙子皆呆脸相看。樊夫人道：“我虽不能知此，大概是淫声，不知月君亦奚以为？”曼师道：“仙子不怕淫，有何妨碍？”骊山姥道：“大概已领略，撤之可也。”

月君乃命将屏折转。鲍师道：“如此，则寂寞了！何以侑觞？”骊山姥见众仙子闻了此乐，若有所思，遂道：“文人饮会，尚且分韵联诗，何况神仙？我不合坐了首席，要出一诗令。”月君道：“这是仙家本等，即请发令。”骊山姥道：“令是我出，诗不拘是谁先做，要说的生平私有之事。”月君道：“仙真焉得有私？”骊山姥道：“亦有之，但与凡世界女之私有别。”曼尼道：“我乃释门，从不学这些方丈和尚，不参禅，不诵经，只做两首诗儿，到处去结纳官府，我与龙女不在其内。”骊山姥道：“这个遵命。但求曼师做个监察诗酒的御史，行些春秋诛心笔法便了。”曼尼道：“那是老尼最能不过的。”于是骊山姥举手云：“吟诗不论次序，先成者先乐。”众仙真口中不答，心里想道：“这个没搭煞的老姥，想是风了！那样新戏文不看，却要做什么私情的诗！除非你是老不害羞的，做得出来！”

月君心上了了，一面吩咐侍女们换新鲜酒肴，以助诗



举，遂起立道：“不妨，我是已堕尘凡的，吟个样儿看看。”驪山姥道：“还是月君通达大道。”遂将藕丝绡一幅，援笔写云：

曾上瑶台一炁天，银河洗尽月光圆。
无端谪下莺花界，猜是风流第几仙？

云英道：“怎么是第几仙？应改为第一。有谁能称第一仙呢？”曼尼道：“还须让裴郎的夫人。”云英道：“酒令无戏言。令官不检，统该罚一大觥！”驪山姥道：“偏你说个第一，也该罚！”月君道：“总是我诗不好，亦当受罚。”于是各饮一大玉斝。曼师道：“后有犯者罚三爵。那位仙娘再闯辕门？”樊夫人道：“我来。”遂吟云：

十二琼楼清宴还，香风吹动碧烟鬟。
几回笑指瀛波浅，照我芙蓉半醉颜。

曼师道：“却忘了刘郎也，可谓不情。”驪姥道：“诗极蕴藉，准折过罢。”云英遂吟曰：

儿家自会捣玄霜，阿姊无端到鄂阳。
赚取裴郎寻玉杵，迷心一点是仙浆。

曼师道：“这却公道。服煞了云英妹子也！”云英道：“就是裴郎便怎么？我怕谁哩！”杜兰香诗云：



偶访前因震泽旁，凤钗劈破醉瑶觞。
人间不省仙家事，只说仙娘也嫁郎。

曼师道：“岂不觉勉强些儿？”萼绿华诗曰：

神仙从不怕尘污，条脱君看臂有无。
饶尔曹唐诗一笑，萼华依旧在玄都。

曼师道：“两手条脱俱无了，还亏你装硬汉哩！”麻姑诗曰：

我是千春处子身，仙郎相见不相亲。
谁思指爪堪爬背，一百神鞭了夙因。

金精女诗曰：

不是神仙不是精，凤鞋每自御风行。
请看想杀吴王芮，白骨坟前磷火明。

魏元君诗曰：

绀发琼姿水玉神，容华老后又生春。
漫言伉俪刘郎在，蓬岛何曾有暮云。

董双成诗曰：

儿爱瑶池水至清，翩然窄袜踏波行。



素华流影仙衣动，皓月清波共有情。

骊山姥道：“双妹之诗，有情无情，无情有情，是情非情，非情是情，何其妙也！”曼师笑道：“这是做闺女的故事。”双成举大杯酌与曼师道：“为法自弊，请罚三杯。”曼师饮毕，笑道：“我如今要做緘口御史了！”骊山姥吟曰：

针磨铁杵骊山顶，只有长庚曾见影。

聘老不娶我不嫁，阴阳匹立谁能省？

云英笑道：“如此白发婆婆，就见些面也不妨，何况影儿？”曼尼道：“犯上了，该罚十杯！”骊山姥道：“让过他罢。只说是但许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哩！”云英道：“好！好！不像那没头发的心肠忒狠。”曼尼道：“骂得毒！不饮十杯，我将戒刀把贤妹的头发也削个干净！”众仙真皆大笑，共劝云英饮了三满杯。鲍师道：“我也有诗，不知合式不合式。”吟云：

仙子无情但有缘，缘来便得见婵娟。

生平喜疗相思树，龙女才郎合一笺。

曼尼道：“诗是不错，只是有了你这个散相思的五瘟使，天上人间，都不得干净！”说未毕，众仙皆大哗，道：“总被他一言抹杀，情实不甘。要罚一百杯！”曼师道：“不曾备得许多酒。”月君道：“每位罚一大杯罢。”樊夫人道：“我是要罚他三杯的。”曼师道：“是了，他也曾与妹子做过小撮合山



的。”众仙把酒齐送前来，曼师一一受罚，道：“今日以一小光头而落在众仙娘道门之内，自然要输的了！”众仙真道越发可恶，要跪罚三大杯。骊山姥道：“话儿巧些，我来陪他受罚罢。”众仙方才歇手。瑶姬就呈诗云：

朝为行雨暮行云，云雨何曾染电裾。
明月一轮峰十二，漫传宋玉梦中文。

曼师道：“襄王何在？虽然这是昏君的梦儿，饶过了。”弄玉诗云：

箫史吹箫彩凤回，双双齐跨向蓬莱。
谁知天上神仙侣，浩劫还擎彩袂来。

吴彩鸾诗云：

十二楼台大赤天，儿家姓字注瑶编。
不妨携却文箫子，共向西池拜列仙。

天台女诗云：

年年花发洞门香，尘梦那知仙梦长。
春露欲晞秋蝶老，刘郎已不认仙乡。

秋蟾诗云：



不夜瑶台月似霜，素鸾亦学舞霓裳。
几家独倚娑罗树，消受天风浩劫香。

黄姑诗云：

人间乞巧信无端，乌鹊何能接羽翰。
我是天孙旧侍女，明河一笑倚栏杆。

月君击节道：“黄姑贤妹之诗，可谓千秋吐气！曹唐、李群玉辈，何物竖子，辄敢冒渎帝女？我若为阎罗天子，当碎割其舌，罚他做个哑狗！”素女道：“尤可恶者，世人以黄姑为牛郎，不知上界之牵牛星，犹之乎人间之有牵牛花，命名若此，乃说是牛郎，银汉是素秋金炁之精，犹之乎山川之有金银气，乃认为江河之河。仙人御风乘雾，弱水三千，莫不飞渡，何藉舟梁？而乃妄设乌鹊为桥。天半刚风，无论是人是物，一吹即化为尘。当二三月暮春，风气上行，飞鸟从风而上，化为游丝，岂乌鹊可以直登青冥耶？此皆梦寐呓语。愚人固不足责，乃文人才士，竟有形之咏歌者。”瑶姬接口道：“文人才士之妻女多喜淫者，即此报也。”曼尼道：“彼且云天上犹然，况人间乎？所以庶民之家，妻女淫者，或杀或出，反要振作一番。至于宦绅人家，则多纵之听之，而恬然不以为怪，虽云报之，反若从其意者。”骊山姥道：“真正快论！且请教素女娘娘之雅制。”素女道：“我到忘了。”乃吟云：

珠宫宝阙郁嵒嵒，帝女高居绛节朝。



双剑劈开千百劫，英雄无数一时消。

月君赞道：“真是掌劫法主之诗！黄钟一响，我辈瓦缶无声矣！”曼尼道：“不妨。二雅之音，与郑、卫同列。”云英道：“且住。我等遵骊道姥之命，勉强以无情吟作有情，何至比之淫声？真个太欺我道家了！我也要你做一首。若再恃强，我定……”曼尼道：“我定怎么？”云英道：“我定把你光头做木鱼儿敲！”众仙子道：“这个曼师也难却了。”曼尼道：“小尼头儿，当不起众位娘娘看上了他。待我吟来。”乃援笔挥云：

我是比丘尼，不解风流诗。

触恼众仙姑，吟出须菩提。

骊山姥道：“是了，是了，看大士面，让他罢。”月君道：“十八仙中一个尼，这诗是少不得的。”

鲍师道：“请举箸儿再耍。”杜兰香道：“看这肴饌，又是簇新式样。”董双成道：“味儿清芬，反觉后来者上。”金精女道：“怪得果核都成了精？”萼绿华说：“天厨星也没有这巧思。”樊夫人道：“太巧了，天心所不用。天台妹子是地仙，可将此方去试试。”曼尼道：“刘郎不来，谁与试呢？”天台女道：“曼师忒利害！凭你怎样要罚的。”云英道：“罚酒便宜他，罚一杯凉水！”曼尼道：“情愿！情愿！云英妹子的凉水，就是裴郎的琼浆呢。”月君道：“这是要罚的。”曼师笑饮了三爵。骊山姥道：“我们如今该说些本分话了。”曼尼道：“本分是第一种妙话儿。”金精道：“尚未曾说，怎



知其妙？”曼尼道：“妙！妙！本分是个玄牝儿。”月君与众仙子笑得都像弥勒佛的口合不上来。

于是起身作别。云英附耳与曼尼道：“日后月君归到瑶台，可带这一座美人屏去。”曼尼大声道：“利害！利害！”众仙子惊问，曼尼道：“云英妹子看中意了屏上美人，要几个与他裴郎为妾。我想这美人的主儿，是狠恶不过的，所以说个利害。”月君道：“我未曾说得，这屏从刹魔宫中借来的。”众仙子道：“原来怪不得有些妖气。”曼尼道：“原是与妖精看的。”弄玉道：“我们今日都输与曼师了。”遂各向月君稽首而散。你看众仙姑：

吟吟浅笑，乘素鸾，跨紫凤，非烟飘渺；淡淡微醺，骖玄鹤，驭彩鹇，佳气氤氲。或驾绿琼辔，罡风道上，不闻转毂之声；或御班麟辇，太虚影里，难窥践趾之迹。正是：翠盖霓旌，凌乱一天斜照；朱旛玉节，贯穿半个清蟾。

片刻之间，飘然而散。

月君独自倚栏凝望，半轮明月，早已出海。只听得曼师在背后笑道：“望什么？”月君回头，见刹魔主从中阁出来。月君疾忙迎上，笑说道：“愚妹望眼将穿，我姊姊却在家下。所谓睫在眼前常不见，于道远矣。”曼尼道：“这就是舍甥女的古怪。”刹魔主道：“这就是家姨娘的今常。”曼尼道：“是怎说？”刹魔主道：“今之常人，见了大英雄豪杰，皆道是古怪哩！”月君大笑，与刹魔主行姊妹之礼，各叙了几句寤寐怀思的话。鲍师亦已到来，与刹魔主稽首毕，同逊刹魔面南

